



全 | 译 | 本

牛虻

THE GADFLY

〔爱尔兰〕艾·丽·伏尼契 著

李慎民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牛 虻

THE GADFLY

[爱尔兰] 艾·丽·伏尼契 著

李俚民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虻/(爱尔兰)伏尼契(Voynich, E.L.)著;—李浪民译.
—3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53-1186-9

I.①牛… II.①伏… ②李… III.①长篇小说—爱尔兰—近代
IV.①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6787号

封面插图:李恒晨

内文插图:倪震

本版责编:杜惠玲 彭宇珂

装帧设计:瞿中华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04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印刷: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80千字

版次:1953年7月北京第1版

1995年4月北京第2版

2013年1月北京第3版

印次:2013年1月河北第37次印刷

印数:2085270-2095270册

定价:20.6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写在前面

《牛虻》是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的长篇小说，1897年在英国出版。1953年李俚民先生依据英文原著并参照两种俄译本译成了中文。这部作品在我国出版后，先后发行了两百多万册——牛虻对祖国的热爱、对敌人的憎恨，他的刚强无畏和钢铁般的精神力量，构成了小说最优秀、最动人的篇章，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的英雄情怀。

《牛虻》所反映的时代，是19世纪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为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风起云涌地起来斗争的时代。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牛虻》这本书和牛虻这个人物，我们就首先回溯到“当时意大利的历史环境中”。

1796年，拿破仑在征服了亚平宁半岛后，将整个意大利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拿破仑帝国覆灭后，1815年，各战胜国在维也纳召开国际会议（史称“维也纳会议”），将意大利肢解为八个封建邦国和地区，分别是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托斯卡纳公国、鲁加公国、摩地那公国、帕马公国、萨丁王国、伦巴第和威尼斯。维也纳会议承认了奥地利强占伦巴第和威尼斯的合法性；而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马三个公国的统治者都和奥地利皇室有着亲戚关系；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教会，又是奥地利帝国的公开同盟者。至此，强大

的奥地利帝国几乎变成了整个意大利的主人。意大利各邦国的帝王们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是鱼肉百姓的小暴君，并在意大利的各个国内建立了警察制度。奥地利人的专横统治更是野蛮地蹂躏着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早在法国入侵意大利时期，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逐渐兴起，这一组织的会员自称为烧炭党人。因为它的党员经常避入那不勒斯南部山林中，扮作烧炭工人，故而得名。烧炭党人组成许多小组，这种小组叫做“芬特”。烧炭党是意大利人民为反对外族压迫而建立起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烧炭党人一次次燃起的起义的烈火，虽然都被奥地利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他们的斗争却并未停止。

1830年，意大利当局把年轻的烧炭党人马志尼放逐到国外去。一年之后，马志尼在法国马赛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青年意大利”。青年意大利党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统一和独立的共和国。它不仅要驱逐奥地利侵略者，同时还要推翻意大利的专制政权。

马志尼“以法律、上帝和人民的名义”呼吁意大利人民团结起来。但马志尼和他的党员们，并不了解人民，也不和广大的人民联系，更不依靠他们，而是仍和过去的烧炭党人一样，采取组织小革命团体的办法，进行无数次的起义。可以想象，这些起义必然要被强大的敌人淹没在血泊中。事实正是这样：1833年马志尼党人鲁芬兄弟在热那亚的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鲁芬兄弟中的一人，在狱中割断了自己的静脉。同年在托斯卡纳，革命者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初次斗争，也因大公利奥波特二世尊奉奥地利侵略者的指示肆意镇压而惨烈结束。这一关键事件，构成了小说《牛虻》第一卷的历史背景。

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意大利发展起来，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争取国家再统一的运动不断涌现。从1846

年开始，陆续在欧洲各国出现的经济政治危机，也席卷了意大利。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发生了矛盾，并且越来越尖锐。1846年教皇格里高利逝世，他在晚年曾将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了自己所宠信的拉姆勃鲁斯契尼大主教。以镇压人民出名的拉姆勃鲁斯契尼，深为人民所憎恨，教皇朝廷枢机主教会议不得不另选一个倾向自由主义、并且有声望的枢机主教玛斯太·菲烈提做新教皇，以此来缓和教皇与意大利人民的矛盾。这个新教皇就是庇护九世。

庇护九世上台后，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他颁布了大赦令，释放了一部分政治犯，取消了出版物审查制度，允许颁布宪法。这样一来，相当多的人被这些甜言蜜语所欺骗，把建立自由意大利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这就构成了《牛虻》第二、三卷的历史背景。

虽然这本小说里并没有历史人物，但书中由作者虚构出来的角色，却的确是在当时意大利的现实历史环境中生活和行动着的人。

那么，意大利历史中的这一个时期，为什么偏偏会吸引了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注意呢？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作者。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1864年5月11日生于爱尔兰科克市，1960年7月28日卒于美国纽约市，享年九十六岁。

伏尼契于1885年在柏林音乐学院毕业。1887年到1889年，她在俄国彼得堡，曾经跟俄国革命团体有过接触。回英国后，她曾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导师恩格斯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相识。她也曾去过意大利求学，但不知是哪一年。在《牛虻》原书序言中曾提到感谢佛罗伦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话，说明这个城市是她在意大利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时到过的地方。在欧洲期间，伏尼契曾被一位无名画家在16世纪创作的肖像作品深深吸引。画中的意大利小伙子，黑衣黑帽，目光忧郁，但却异常高傲。后来，她买下了那幅无名肖像的复制品，并终身携带它。

1892年，伏尼契嫁给了波兰革命者米·伏尼契。双方结合的经过颇富有传奇色彩。她在彼得堡一个沙俄将军家中任家庭教师时，由于同情革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团体曾利用她外侨身分与将军家庭教师这一特殊社会关系，替关押在牢狱中的爱国志士们送衣服、食物与传递秘密书信。米·伏尼契在西伯利亚流刑中企图逃亡时，曾从他的一位俄国同志那儿得到了艾捷尔·丽莲在伦敦的地址。这就成了他后来逃到伦敦与艾捷尔相识、发生恋爱以至结合的一种奇特的催化剂。但影响伏尼契最深的除波兰丈夫外，还有当时流亡在伦敦的俄国作家赫尔岑与著名的民粹派领袖兼作家、笔名斯吉普涅雅克（草原人）的克拉甫钦斯基。伏尼契在阅读了《俄国的地下革命》一书后，非常崇拜其作者克拉甫钦斯基。在《自由》杂志出版人夏洛特的帮助下，艾塞尔结识了她的俄罗斯偶像。克拉甫钦斯基与妻子芬妮非常喜欢伏尼契，并教会她俄语。伏尼契由此受到克拉甫钦斯基民粹派思想的影响。克拉甫钦斯基鼓励伏尼契发展自己的文学潜力，建议她以那幅自己挚爱的肖像为原型写一部小说，她欣然同意了。在《自由俄罗斯》杂志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的同时，伏尼契开始构思她的小说。她把肖像画中意大利青年的忧郁眼神与克拉甫钦斯基的传奇经历结合在一起，又回忆起她在伦敦时接触过的意大利流亡者，这些人正是跟马志尼与加里波第一起革命的意大利志士。当时，年轻的女作家伏尼契就正好处在欧洲各国民族民主革命各种思潮的中心。于是，她吸取了各方的政治思想营养，成功地塑造了牛虻这一体现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革命精神的英雄形象。

中青版《牛虻》问世六十年来，影响可谓深入人心。此次第三版印刷，我们恢复了之前囿于时代和政治而删节的所有内容，使该书首次以全译本的面目呈现，并藉此向全国千千万万读者致以深深谢意！

目 录

001

写在前面

001

第一卷

087

第二卷

十三年之后

239

第三卷

356

后 记

358

我为《牛虻》作插图

第一卷



第一章

亚瑟坐在比萨^①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正在翻查一大叠讲道的文稿。这是六月里一个炎热的傍晚，所有窗户都敞开在那儿，只是为了阴凉，才把百叶窗半掩着。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神父把笔停一下，慈爱地瞥视着那个俯在文稿上的黑发油油的脑袋。

“你找不到吗，亲爱的^②？没有关系，我要把这一节重新写过。或许是已经给撕掉了。我让你白白花费了这许多时间。”

蒙泰尼里的声音很低，却圆润、响亮，音调像银子般纯净，因而使他的谈话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是一个天生演说家的富于抑扬顿挫的声音。当他跟亚瑟说话时，语调中老是含着一种抚爱。

“不，神父，我一定要找到它；我确实知道你是把它放在这儿的。你就是重新写过，也肯定不能跟原来的一样了。”

蒙泰尼里继续写他的文章。一只懒洋洋的金龟子在窗外昏昏欲睡地嗡嗡作响。卖水果小贩的悠长凄楚的叫卖声从街道上一直回响过去：“草莓子啊！草莓子啊！”

“《论医治麻风病人》^③，在这儿啦。”亚瑟用他那柔软的步骤穿

① 意大利中部古城，西南通莱克亨港，东通佛罗伦萨，有著名的大理石斜塔。

② “亲爱的”原文是意大利文。本书故事发生在意大利境内，作者为了加强气氛，常在英文中插入意大利文。本书中这些意大利文插入语均用楷体字表示。

③ 耶稣所行神迹之一是治愈麻风病人，见《圣经·新约》。

过房间向神父走来，他那种步伐常常使他自己家里的人感觉到不大耐烦。他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不大像三十年代^①英国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倒像十六世纪人物画里的意大利少年。从那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角，直到那纤小的手和脚，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过分精致，轮廓过分鲜明。要是静静地坐在那儿，人家准会当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很美的姑娘；可是一行动起来，他那柔软而敏捷的姿态，就要使人联想到一只驯服了的没有利爪的豹子了。

“真找着了吗？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亚瑟。我常常丢东西。好吧，现在我不想再写下去了。我们到园子里去，我来帮你做功课。你不懂的地方在哪儿？”

他们出了房间，走到那个寂静、阴沉的修道院的园子里去。这神学院的房子，是从前铎米尼克派^②的一所修道院。两百年前，这一片正方的园子原本装饰得很齐整：在笔直两行黄杨木栽成的边缘的中间，长着一丛丛的迷迭香和熏衣草，修剪得非常整洁。到了现在，那些栽培它们的白袍修士都被人埋掉了、忘掉了，但是那芬芳的药丛仍在幽静的仲夏夜晚开着花，只是再没有人采它去合药了。一簇簇的野生荷兰芹和耧斗菜填没了石板路上的缝隙，园子中心的那口井也委弃给羊齿叶和交织的佛甲草了。玫瑰花丛长得像野生的一般，蔓长的枝条伸过小径；黄杨篱中间闪耀着大朵红罂粟花；高大的毛地黄在乱草上面垂着头；还有那未经修剪从不结实的老葡萄藤，也从一棵没人理睬的枸杞树上垂挂下来，缓慢而哀愁地摇晃着那蒙茸的枝头。

一个角落里矗立着一棵夏季开花的大木兰树，枝叶阴暗得像一

① 指 19 世纪的 30 年代。

② 天主教修士中的一派，由修士铎米尼克在 1215 年创立。又译多明我会。

座塔，到处泼洒出一些乳白色的花朵。紧靠树身安放着一一条粗糙的木凳，蒙泰尼里就在上面坐了下去。亚瑟是在大学里学哲学的；他因为在一本书上遇到了一些疑难问题，所以刚才跑了来向他的“神父”请求解释。他并不是神学院里的学生，但蒙泰尼里对他却是一部百科全书。

“现在我该走了，”亚瑟等那一节书解释清楚以后就说，“要是你没有旁的事情需要我的话。”

“我不想再工作了，但你如果有空，我希望你能多耽一会儿。”

“噢，好的！”亚瑟把背靠着树身，从阴暗的枝叶中仰望那在寂静天空微微发闪的第一批暗淡的星星。他那双在黑色睫毛下显出来的深蓝色的、梦一般神秘的眼睛，是他那个康瓦尔郡^①的母亲给他的遗产，蒙泰尼里为避免跟它们接触，便把头转了过去。

“你好像累了，亲爱的。”蒙泰尼里说。

“我没有办法。”亚瑟的声音里已经显得有些疲乏，神父立刻觉察到了。

“你不应该这么急就进大学，看护病人和熬夜已经把你累坏了。当时我本该坚持要你彻底休息一下，再离开莱克亨^②的。”

“啊，神父，那有什么用呢？母亲一去世，我就再也不能在那悲惨的屋子里待下去了。裘丽亚会逼得我发疯的！”

裘丽亚是他异母长兄的妻子，对他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一根毒针。

“我并不是要你跟你家里人待在一起，”蒙泰尼里温和地答道，“我也明白那是对你最不好的事情。可是当时我很希望你能接受那位

① 位于英格兰西南部，那里的居民大多是黑头发蓝眼睛的凯尔特人。

② 又名里窝那。意大利中部西岸临利古里亚海的商港，东北通比萨和佛罗伦萨。

做医生的英国朋友的邀请，如果你能在他家里住上一个月再来上学，那就好得多了。”

“不，神父，真的，那是我不愿意的！华伦医生一家人是很好，待人也和气，可是他们并不了解我。他们怜悯我——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得出来——他们会想方设法来安慰我，会谈到母亲。当然，琼玛是不会的，我们从小在一起的时候，她就知道有些话是不该说的，但旁的人会。而且不单是为了这个……”

“别的还有什么呢，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茎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捋下了几朵花，把它们放在手里，神经质地不住地揪压着。

“我实在受不了那个镇子了，”他停顿了一会儿才说，“镇上那几家店铺，是我小时候她常给我买玩具的地方，河岸上那条路，在她病势沉重之前，我一直扶着她在那儿散步。在那儿，不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总是碰到同样的情景；每一个卖花女郎都拿着花束向我走过来——好像我还需要它们似的！还有那教堂旁边的墓地——我只好走去，我一看见那个地方就觉得伤心……”

他截断了要说的话，只是坐在那儿把那毛地黄的花铃儿扯得粉碎。悠长而深沉的静寂，使他不禁抬起头来，诧异神父为什么不说话。木兰树下面，天色渐渐黑下来，一切东西都显得昏暗、模糊，但还有一丝余光足以显出蒙泰尼里脸上怕人的惨白。他低低地垂着头，右手紧紧抓住了凳子的边缘。亚瑟不由起了一种畏惧的感觉，诧异地急忙把头转过去。他仿佛是无意之中闯进圣地了。

“上帝啊！”他想，“我在他身边显得多么渺小和自私！即使我的不幸是他自己的，他的伤感也不过就这样吧。”

一会儿，蒙泰尼里抬起头来，向周围看了一下。“无论如何，至少在目前，我是不会强迫你回到那儿去的，”他用他最亲切的语调

说，“可是你一定要答应我，等今年暑假一开始，就得彻底休息一次。我想你还不如远离莱克亨，上别处去度假日。我决不能让你搞垮你自己的身体。”

“神学院放了假，你打算上哪儿去呢，神父？”

“跟往常一样，我要带领学生上山去，照料他们在那儿安顿好。可是到了八月中旬，副院长就会销假回来。那时候，我打算去登一次阿尔卑斯山，换一换生活。你愿意跟我去吗？我可以带你到深山中去作几次漫游，你一定高兴去研究研究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之类的东西。不过，单是你跟我两个人，你也许会感到太枯燥一些。”

“神父！”亚瑟不由得拍起手来，他这种拍手的姿势，裘丽亚把它叫作是他的“外国派头”，“我一定要丢开一切跟你一同去。只是……我还不能确定……”他停住了。

“你想勃尔顿先生会不答应吗？”

“自然，他是不高兴让我去的，不过他也不好干涉我。我今年已经十八岁，可以自己作主了。总之，他不过是我的异母兄长，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一定非服从他不可。他待母亲又一直都不好。”

“但如果他真的反对，我想你还是不违拗他的好。你在家庭里的处境是要更感困难的，如果……”

“未必有什么更困难的了。”亚瑟激动地打断他的话，“他们过去一直都恨我，将来也会……不管我怎么做他们都是一样的。而且你是我的……忏悔神父，我跟着你去，詹姆斯怎么能真的反对？”

“可是你要记着，他是一个新教徒^①。无论如何，你最好还是写

① 新教系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从天主教里分裂出来的派别。在英语中，“新教徒”和“抗议者”是同一个词，在这里也暗指亚瑟与詹姆斯之间的裂痕，一语双关。

封信给他，我们不妨等一等，听听他的意见。你不要太急躁，我的孩子；不管人家恨你或是爱你，都要检点你自己的行动。”

这些责备的话说得很温和，使得亚瑟听了连脸都不曾红起来。“是的，我知道，”他叹了口气回答说，“不过这是多么困难啊……”

“星期二晚上你没有到我这儿来，我觉得很可惜。”蒙泰尼里突然转到一个新的话题上去了，“那天阿莱琐^①教区的主教在我这里，我是希望你能跟他会一会面的。”

“我早已答应了一个同学到他的寓所去开会，不去的话他们要在那儿等我的。”

“什么会？”

亚瑟好像让这个问题窘住了。

“这……这不是一个经……经常的会，”他说话时微微带着一种神经质的口吃，“有一个学生从热那亚来，他向我们做一次讲话——一……一种类似演讲性质的……”

“讲哪一方面的事情？”

亚瑟踌躇起来。“神父，你不会向我追问他的名字的，是不是？因为我曾经答应过……”

“我不会问你什么的，你既然答应了人家守秘密，当然就不应该再告诉我，但是到了现在，我想你总差不多可以信任我了。”

“神父，当然我可以信任你。他讲到……我们，以及我们对人民的……和对我们自己的……责任，还讲到……我们可以怎样去帮助……”

“帮助谁？”

“农民……和……”

^① 意大利中部城市。一译阿雷佐。

“和什么？”

“意大利。”

一阵长久的沉默。

“告诉我，亚瑟，”蒙泰尼里扭转身子向着他，非常郑重地说道，“你对这桩事情考虑了多少日子了？”

“自从……去年冬天开始。”

“还在你母亲去世之前吗？她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不。我……那时候对这些事并不留心。”

“那么现在你……留心这些事了？”

亚瑟又从毛地黄上捋下一把花铃儿。

“是这样的，神父。”他眼看着地下，开始说，“去年秋天我准备入学考试，曾经结识了许多大学生。这你总还记得吧？当时，他们当中有些人就跟我谈起……这一切事情，还借书给我。我并不怎么留心，只是想早些回家去看母亲。你是知道的，在那牢狱一般的屋子里，母亲住在那些人中间完全是孤独的，光是裘丽亚的那条舌头就够送她的命了。到了冬天，她的病更重了，我就把那些大学生和他们的书全都忘掉了。后来，你知道的，我根本就不到比萨来了。当时我如果想到这些事，我一定会跟母亲说的，可是我始终没有想到。后来，我看出母亲快要死了……你也知道的，我差不多一直陪伴她直到她断气。晚上我常常一直坐到天亮，要等白天华伦·琼玛来接替我的时候，我才睡一下。就在这些漫长的夜晚，我才想到那些书和那些大学生说的话……我一边想一边怀疑……他们的话究竟对不对……而……我们的主对于这一切会怎么说呢。”

“你曾经问过主吗？”蒙泰尼里的声音有些颤抖。

“常常问的，神父。有时我向主祷告，请他指示我应该怎样做人，或者请他让我跟母亲一起死掉。可是我得不到任何答复。”